

于海鹰◎著

胡辇在侍女的簇拥下，娉娉婷婷地走向那孤零零的轿车，一掀轿帘不由大惊失色。原来轿内躲藏着一个青年男子，她刚想大声呼喊，却被那人用手帕堵住了嘴，并被那青年趁势拽入轿内。

风流王妃

上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于海鹰◎著

风流王妃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流王妃/于海鹰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1. 8 (2007. 9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454-5

I. 风... II. 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2420 号

Fengliu Wangfei

风流王妃 (上卷)

于海鹰 著

责任编辑: 韩玉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0.5 印张 135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7 350—7 450 册 定价: 89.00 元

ISBN 978-7-80528-454-5

目 录

第一章 高句丽美川王 (1)

第一节 落难王子与野姑娘 (3)

在蜿蜒伸展的峡谷小道上，东倒西歪地走来一个青年男子，衣装虽然华丽却不整洁，而且沾有血迹。看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神态疲累而饥渴，他便是从王宫逃出的乙弗王子。

第二节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(13)

“你这个混蛋，装什么傻？连稻子和稂草都分不清，难道你是在王宫里长大的吗？”阴牟挥舞着拳头怒吼着，乙弗连声说：“对不起……”阴牟毫不理睬，继续咆哮：“什么对不起！”

第三节 娶三个老婆的梦 (25)

乙弗与贞娘双双对舞，贞娘打扮得格外迷人，她目光流盼、光彩照人，两个人都很兴奋，跳得浑身是汗。乙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觉得贞娘胜过宫中任何一位美女。乙弗心中感情涌动着，真想一把搂住她。

第四节 虎落平川被犬欺 (38)

一匹快马飞驰而至，信使翻身下马，跌跌撞撞地奔到大对卢面前，只见他汗流浹背、满身尘土，慌慌张张地一条腿跪地禀报：“燕国慕容廆……亲率大军已经越过边境……大举进犯我国！”

第五节 从囚车中走出的新国王 (51)

高句丽民怨沸腾，大对卢率群臣决心对烽上王进行破釜沉舟的忠告，招来的是烽上王以一副不可一世的愤怒样子，冲着群臣尖声喊叫：“你们闭不闭嘴，难道叫我把融化了的铁水灌进你们的喉咙里吗？”

第六节 棒打鸳鸯各自飞 (65)

贞娘走出大殿，正遇群臣进宫，文臣武将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和不快。贞娘清楚地听到身后愤愤不平的议论：“哼，这样的黄脸婆也配当王后？”“是啊，就是乡下的土财主还讲究门当户对，何况是国王娶王后！”

第二章 魂系渤海国 (70)

第一节 不安的王宫 (70)

渤海国的老宰相战战兢兢地报告：“驸马都尉携全家逃走了！”国王大诤谏一听，怒不可遏地一拍座椅扶手，连唇上的胡子都微微抖动，开口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奴才，统统都是些废物！”群臣吓得息气敛声，生怕喜怒无常的国王把怒火发泄到自己身上。

第二节 王文昌进京 (75)

王文昌是应召前往宫城服劳役的，路上他看到的是上京城内饭馆、旅店、小铺一间挨一间，街巷两侧挤着货摊接排不断。高挂着的烤鱼、熏鸡、火腿、酱肉等食品令人目不暇接。炊烟缕缕，浓香阵阵扑面而来，叫卖声声不绝于耳。

第三节 契丹军围城 (82)

契丹军仅用了七天时间，在正月初九就兵临上京城下了。在上京城头便可看到在尘烟中遮天蔽日般涌来的契丹大军，听到急骤的马蹄声暴风雨似的席卷而来。渤海国王大诋谥见此情景，不由捶胸顿足、号啕大哭起来。

第四节 公主弄玉 (87)

弄玉坐着一动不动，只是把目光投向了大石佛，王文昌说她：“喂，公主殿下，别看了，他帮不上你的忙！”“你管不着，我愿意看！”“哼，你这个样哪像我的小弟呀！”“哪像什么？”“骄傲得像个公主！”“难道你才知道吗，我本来就是一位公主！”“不错，你是一位公主，一位亡国丧家的公主，秃头公主！”

第五节 双双出逃 (95)

耶律倍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，愠怒涌上脸来，以威严的目光逼视弄玉，责问道：“从你含沙射影的话语中，好像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”弄玉

并没被吓倒，反倒笑着说：“小的是何种人，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冒犯陛下呀！”

第六节 天 意 (106)

将军勒住马，士兵停下脚，心怀恐惧地仰望天空，只见在扶餘城上空出现了一股神秘的黄色龙卷风。阿保机感到一阵昏眩，身体一下子趴伏在马背上，契丹大军中顿时引起惊恐的骚动。契丹军入城不久，阿保机便病死城中。

第三章 风流王妃 (111)

第一节 萧氏三姐妹 (112)

胡辇在侍女的簇拥下，娉娉婷婷地走向那孤零零的轿车，一掀轿帘不由大惊失色。原来轿内躲藏着一个青年男子，她刚想大声呼喊，却被那人用手帕堵住了嘴，并被那青年趁势拽入轿内。

第二节 王妃与奴隶 (124)

胡辇沐浴已毕，上岸弯腰取衣，忽听背后传来响声，她立刻转过身去。她一下瞪大了惊恐的眼睛，吓得双手将衣服紧抱在胸前，不知所措地直往后退。原来是一只大恶狼，正张开血盆大口，向她扑来，胡辇急忙高声叫喊：“救命啊！快来人呀！救命啊！”

第三节 多情月难圆 (134)

萧太后听了宋王妃的密告，不由皱起眉来：“这可中了哪门子邪，非要纡尊降贵，找个奴隶做

相好的，这不是给我萧门丢脸、皇族抹灰吗？”说着把脸转向韩德让：“你看这事可怎么办？”

第四节 千古遗恨长…………… (145)

萧挹凛猛地擂响了战鼓，方阵动了，手下的将士像潮水一样压了过来。而齐王妃残留的队伍也迎着刀丛矛林自动冲了上去，像一股股暴发的山水汇成的狂澜扑向了死神，突然，齐王妃鞭马冲至两军之中。

第四章 金太祖起兵抗辽…………… (148)

第一节 辽王宴鱼…………… (148)

胡沙补面色严峻地骂道：“你这个臭婊子，胆敢来偷听！”阿莎不但没吓倒，反而发出了嘿嘿的冷笑：“哼，婊子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呀！”胡沙补轻蔑地反问道：“怎么，难道你还不是个婊子吗？”阿莎神色黯然、紧闭嘴唇，停了一会儿，才咬牙切齿地迸出一句话：“很好，我记住你这句话，总有一天我要叫你后悔的！”

第一章 高句丽美川王

公元 292 年的一个夏夜，熟睡着的高句丽都城的百姓忽然被骤发的阵阵喧嚣所惊醒，纷纷跑到院里、街上。原来，沸沸扬扬的响声来自王宫方向，人们不由紧张地面面相觑，不知宫廷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正当大家低声议论着、猜测着，夜空突然亮了起来，众人茫然地仰面望着浓重黑暗之中升腾起的烈焰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顺风隐约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喊杀声和凄惨的哀嚎声。

在长长的宫墙下阴暗处，有一个人正从隐蔽而狭小的水洞慢慢地钻爬出来。他小心翼翼地四顾没有危险后，才蹑手蹑脚地紧贴墙根向前走，他就是 19 岁的高句丽王子乙弗。忽然，乙弗被绊了一下，他连忙低头看去，原来地上仰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王子，从脸到脖子粘糊糊地流着黑紫的血，人已经断了气。

不知所措的乙弗王子希望找到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，于是他他又去推另一个身着华美王族服饰、正倚坐墙根的人。那个王室成员低垂着头，似乎睡着了。谁知乙弗的手刚一触动那人的身体，项上那颗还没砍断的脑袋摇晃了一下，立刻从

肩膀上脱离，像球似的咕咚一声滚落地上。从未见过死人的乙弗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，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……

经过一场宫廷内乱，高句丽第十四世国王烽上王宣告即位了。

第一节 落难王子与野姑娘

在蜿蜒伸展的峡谷小道上，东倒西歪地走来一个青年男子，衣装虽然华丽却不整洁，而且沾有血迹。看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神态疲累而饥渴，他便是从王宫逃出的乙弗王子。

高句丽都城以西的丸都山区由于山岭起伏、沟壑纵横，交通不便而人烟稀少。茫茫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这一片北国山川，苍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，处处呈现出一幅亘古蛮荒的壮观景象。

在蜿蜒伸展的峡谷小道上，东倒西歪地走来一个青年男子，衣装虽然华丽却不整洁，而且沾有血迹。看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神态疲累而饥渴，他便是从王宫逃出的乙弗王子。此时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他都会吓得胆战心惊，当他见四周无人时，才放心地奔到河边。先蹲下用手舀水捧起痛饮，接着将衣服脱下洗去血迹，然后又一件件地晒在满是鹅卵石的河滩上。

忽然，他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感到有些不对头，于是警觉地抬头望去。只见一个戴斗笠的姑娘手提渔篓、鱼竿正悠然地向这里走来，乙弗想收拾衣服已经来不及了，

只好慌忙跑到河边的芦苇丛中躲藏起来。由于巨石的遮挡，姑娘没有发现晾晒的衣服，乙弗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姑娘走到乙弗藏身的苇丛与晾晒衣服之间的河湾，挑选一块伸入河中的大石头坐了下来。取出鱼饵安在钩上，又甩下河中，便聚精会神地垂钓起来了。看来她一时半晌是不会离开的，就在乙弗焦急不安之时，一件使他更加惊慌失措的事发生了……

原来一个流浪汉发现了乙弗晾晒的衣服，于是像捕鼠猫一样悄没声地走过去。他先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，断定确实没有人注意自己之后，这才敏捷地抓抱起一件又一件衣服，最后还腾出一只手，索性连乙弗的靴子也拎走了。就在他转身悄悄溜走时，乙弗才发现了，他不顾一切地冲出了芦苇丛，想追回被偷走的衣服。

正在专心致志钓鱼的姑娘听见响动，立刻抬起头来。当她看见一个只穿裤衩、几乎赤身裸体的男人，突然朝自己冲过来，吓得她大叫一声，握紧鱼竿跳了起来，准备对付这突如其来的袭击。可是，乙弗嗖地一下从她旁边擦身而过，并没侵犯她。这使姑娘惊讶万分，她不由转过身，困惑不解地看着这个举止乖戾的小伙子究竟想干什么，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遇上一个疯子？

乙弗一边大声呼叫、一边奔跑，那个贼丝毫不理睬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而乙弗刚跑了几步，因为硌脚不得不退到河中，踏着河边浅水的松软泥沙去追赶。随着他的奔跑，河水开花似的四溅，他只顾盯住那个越跑越远的贼，全不顾脚下

的坎坷不平。突然，乙弗一脚踩空，猛地摔跌河里的洼坑中。乙弗不会泅水，结果呛得他喝了好几口水，挣扎着爬起来，还忘不了抬头寻觅那个贼。可那人已经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，无影无踪了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，束手无策的乙弗只好从水中站起来，垂头丧气地转过身来。

那个钓鱼姑娘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略带同情的微笑注视着乙弗。乙弗出于礼貌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并按宫廷的规矩昂然站立，准备接受对方的跪拜。谁知姑娘却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乙弗目瞪口呆、摸不着头脑，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几乎裸露着身体，于是抱着肩膀慌忙后退到河里，全身蹲在水中，只露出胸脯上部和脑袋在外面，可那姑娘仍不害臊地盯住他看。

姑娘见他那副穷讲究的样子，又好笑又好气，索性重新坐下拿起鱼竿钓鱼。姑娘大约十七八岁，长得挺漂亮，健美的体态、弯长的黑眉、明亮的大眼，难怪人们都说“深山出俊鸟”。可乙弗此时无心欣赏姑娘的俊美俏丽，反而觉得她挺可恶！如果不是她来这里钓鱼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现在丢了衣服，又饿着肚子泡在水里。虽然高句丽人喜欢清洁干净，可深山流水毕竟冰凉彻骨，时间一长，谁也受不了。浸在水中的乙弗不由一阵阵战栗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下巴牙床咯咯作响。

与乙弗狼狈不堪的处境相对照，是姑娘“稳坐钓鱼台”的悠闲自得的神态，她时不时地用狡黠的目光瞥上乙弗一眼，气得乙弗把脸扭到一边。忽然传来欢快的笑声，原来又

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被钓上来了。可这笑声对于乙弗来说，却格外刺耳和难以忍受。乙弗好不容易压住火，大声喊道：“喂，小姐，请你走开，我好上岸呀！”

姑娘只是若无其事地朝他瞟了一眼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装啥呀？我一个姑娘家都不在乎，你一个小伙子怕啥？想上来就上来呗！泡在水里挨冻是你自找的，活该！”

乙弗自小受着宠爱，无人敢违背他的意志，听到如此无礼的话，被激怒了的乙弗倏地站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冲上岸去，朝姑娘吼道：“你是聋子吗，叫你离开，为什么不离开？”

姑娘瞥了他一眼，毫不示弱地回敬道：“喝，你可真霸道，这是你家的地方吗？”

乙弗冲动之下，脱口而出：“算你说对啦，难道你没听说过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？告诉你，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女孩敢对我放肆呢！”

姑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她以为遇到头脑出了毛病的人。乙弗也觉察到自己说走了嘴，马上改口道：“可这儿也不是你家的！”

姑娘没理会他的反驳，而是轻蔑地嘲讽道：“喔，我明白了，你家很有权势吧？可看看你现在这个样，连个要饭花子都不如，充什么英雄好汉？别忘了：落架的凤凰不如鸡！”

一句话击中了乙弗的要害，顿时使他矮了半截，一时无

话可答。半晌之后，恼羞成怒的乙弗开口骂道：“你这个没人要的野姑娘，真不要脸！”

姑娘听了这话勃然大怒，瞪大了双眼，捋胳膊挽袖子，气势汹汹地逼近乙弗。乙弗自知不是对手，一边强作镇静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一边心虚胆怯地向后退去。谁知失脚踏进河里，这里水深没顶，乙弗在水中惊恐地胡乱扑腾，可是连灌几口水之后，他已经无力挣扎了，翻楞着白眼开始向水底沉去。

姑娘由看热闹很快转为不安，并马上跳入水中，抓住乙弗双肩，将他的头托露出水面，接着推拽着往岸边泅去。到了浅水处，姑娘弯下腰来，紧紧抱住乙弗双腿，像扛麻袋一样，索性将他扛在肩上。接着，吃力地一步步走上岸来，然后将乙弗轻轻放在沙滩上。

淹得半死不活的乙弗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，他慢慢睁开眼睛，白云、蓝天、青山在他眼前旋转，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双眼布满了悲伤。想到自己竟落到如此地步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可现在自己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。他不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，姑娘万没想到他会哭，而且哭得这么伤心，这回倒是姑娘被他哭得心烦意乱、不知所措了。乙弗一边痛不欲生地悲泣，一边瞪圆眼睛埋怨道：“你救我干什么？我连要饭花子都不如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干脆死了算啦！”

姑娘急中生智，连忙柔声劝道：“俗话说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，你这么年青，今后路还长，一定能熬出头来。再

说你读过书、能写会算，这可是谁也比不了的，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！”

可乙弗一点也听不进去，哭得反倒更厉害了。姑娘生气了，双手叉腰跺脚，厉声斥责道：“哼，你还是男子汉呢，没出息！好，哭吧，你就在这儿哭个够吧！”说完嘴一撇，站起来扭头便走到一边去了。乙弗被吓得止住了哭，半是委屈半是忧虑地望着这个野姑娘。他那穷途末路、无人救助的可怜巴巴模样和神态，最能引起怜悯和同情，姑娘的心不由自主地软了。她拾一些柴火燃起一堆火，然后烤起鱼来了，为了不叫鱼烤焦，她不时来回翻动着架在炭火上的鱼。

烤熟了的喷香鱼味随风阵阵飘来，似乎勾起了饥饿，乙弗的肚子立刻又咕咕鸣叫起来了。可他不敢也不好意思开口向姑娘讨要，低下头用手捂着不争气的肚子忍耐着。忽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吃吧，你呀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！”这声音似乎是在嗔怪，而乙弗此刻听来，竟是无比悦耳动听，充满了女性的温柔。乙弗马上睁大眼抬头望去，只见那个姑娘将一条烤得冒油的鱼递了过来。乙弗脸上泛起怀疑、审视的神情，当他确信对方的诚意之后，这才转为喜出望外的感激之情。乙弗迫不及待地接过烤鱼，马上狼吞虎咽起来，那样子就像生怕被人夺走似的。

姑娘看了不由大吃一惊，随即脸上呈现了怜悯的神情。乙弗抬头迅速地瞥了她一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。心想女人都经不起称赞，夸她几句，自己也不搭什么，于是讨

好地说道：“小姐，你看起来挺厉害，可心眼真好！”乙弗一边说、一边往外吐着鱼骨和鱼刺。姑娘颇感兴趣地听他说完，然后才故意问他：“怎么，你不想死啦？”

乙弗正在咀嚼烤鱼的嘴一下停住了，就像猛然被鱼骨哽住喉咙，脸也不觉红了。姑娘毫不放松地继续追问：“也不再骂我是没人要的野姑娘了？”

乙弗的脸更红了，忙把头低下。山里人还没见过像他这样举止文雅、面庞俊秀的小伙子，姑娘略为犹豫一下，还是开口低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儿，为什么跑到这儿来？”

乙弗听了不由心中一惊，迅速地抬头看了姑娘一眼，眼神不安和怯懦，踌躇片刻后才轻声吐出了：“我叫乙弗……”随即便不吭声了，姑娘心想：既然他对自己身世守口如瓶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又何必去揭人家的创伤呢。他大概是一个遭遇到什么不幸的富家子弟吧！这种想法反而激起她更强烈的同情心，她沉吟片刻后，对乙弗说：“你在这儿等着我，千万别乱跑。我回村给你取几件衣服，不然，冻也要把你冻病的。”说完收拾起渔具，匆匆忙忙地回村了。

乙弗望着西沉的夕阳给山林抹上一层红色霞光，黄昏的凉风阵阵吹来，这时，他才真正感到茫然和悲伤，以及孤零零的可怕。忽然，他好像被提醒似的想起了什么，神色顿时变得不安起来。原来，乙弗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这个姑娘会不会去报告官府？他越想越怕，于是决定尽快离开这里。可是一阵凉风吹来，吹得他浑身哆嗦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这